

林 斌 著

朱门风景

群众出版社

朱门风景

林 斌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2001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门风景/林斌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 8

ISBN 7-5014-2540-X

I. 朱… I. 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5591 号

朱门风景

林 斌 著

责任编辑: 李晓敏

封面设计: 郝大勇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印 刷: 北京市白河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130 千字

插 页: 2

印 张: 7.875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2540-X/I·1045

印 数: 5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作者在福州林则徐读书处“桂斋”留影

公 文 稿 纸

第 页

当然，每一位写作者都希望拥有尽可能多的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为了读者而写作；但是，具体地说，每一篇作品都有其写作的动因与缘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首先满足的是作者自己的写作欲望、表达欲望，它体现的是作者的“话语权利”，因此是为自己写作。

说了半天，还是没有说清楚“你为谁写作”。我想，似乎可以这么说：我写作，为你，也为我。倘若百年之后，能有只言片语留存下来，越过时空，在某一天击中某一个人，让他默念一遍这“只言片语”，然后又歪着头想了一下，作者这厮是谁？那么，这个已在天堂里的写作者完全有理由窃笑，因为，这个写作者的生命已延续在这“只言片语”中了。我写，故我在啊。

20×15=300

福建省公安厅

作者手迹

目录

第一折	朱门风景	1
第二折	温柔之乡	44
第三折	传奇岁月	104
第四折	故事流向	188

第一折

朱门风景

是悬念也是开篇



你为什么要搬出这幢宅院？

我敢说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要搬出这幢宅院，包括我苍苍白发的老外婆。我外婆历尽沧桑阅尽世事她的眼睛有如鹰隼般深邃锐利但也无可奈何。她端坐在桃木雕花椅上，用如钩的目光扯着我的衣襟。

你不要走。

我要走。

你不要走。

我一定要走。

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反正我一定要走。

我外婆于是咳嗽几声，开始喘气。你知道我外婆平时是不怎么喘气的。就在他喘气的当儿，我像一只敏捷的老鼠，阒无声息地越过天井穿过厅堂，溜出了这幢宅院。

我拎着简单的行囊跨出这幢宅院的时候，回头瞟了一眼。我没想到这完全是无意的一眼，竟使我的目光被宅院的朱漆大门久久地粘住。



你可能认为眼前的大门不过是一扇一般的大门。因为你看到它一如普通的古旧大门，漆皮星星点点地剥落，裂缝毫无章法地隙开，就像千篇一律的老人脸，表情呆板，布满了老人斑和皱纹。这也难怪，它给人的表面印象确实如此。但是，如果你稍微用心查看一下，你就会发现它非同凡俗的特点——那就是它是关着的，长年累月地关着。这就像一个人长年累月地毫无表情地板着脸。一个人或一扇门能够长年累月地板着脸，这就不一般了。另外，就是门脸上有两个锃亮的大铜环。门脸上有铜环这不奇怪，可是这两个铜环几乎不像铜环，而更像是两只硕大的眼睛，永不困顿毫不疲倦时时刻刻地圆瞪着，审视着从右侧小门进进出出以及在它面前来来往往的人。其凛凛威风 and 咄咄逼人的气势百十年如一日，这也不是一般的门所能做到的。

初秋的太阳升起得很早，阳光斜照在朱漆大门的门楣上。我惊异地发现门楣上堆积着厚厚的灰尘

和茂密的蜘蛛网，蜘蛛网上甚至十分抒情地牵挂着许多蚊虫蝇虻的尸体。我发现它们给人的感觉都比较美丽，在光的作用下，颤动着一种悲壮的金黄色。我设想这些英勇的蚊虫蝇虻一定是想撞开紧闭的朱漆大门看看里面的风景。我为我的设想战栗起来，与那金黄色的颤动产生了一种神秘兮兮的感应。

我不知站了多久。但我声明我绝非对这幢宅院有所留恋。

我得赶快走。

我觉得大门散射出一种磁性的魔力，企图吸引我一头撞向它。我不想和那些蚊虫蝇虻一样当场壮烈牺牲。我得赶快走。



有必要抄录一段有关这幢宅院的文字。引文摘自《福建名胜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版）。

“沈葆楨故居在福州市城内宫巷十一号。沈葆楨（1820——1987），字幼丹，侯官（今福州市）人，进士出身，历官江西巡抚。清同治五年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建船厂，办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取得一定成效。以后以钦差大臣办理台湾海防，对开发台湾作出贡

献。他的住宅原在北院前，为官后才购置此宅。故居前后四进。第一进为前厅；第二三进均为七柱五间排的大厅；第四进为双层楼阁，系藏书楼。每进均有墙分隔，厅前为天井，天井左右为披榭或回廊。中轴左右尚有花厅、书院等等，隔有围墙，自成院落，构成块状建筑群。现仍为民居，住户均其直系子孙。故居原有布局保存完整。”



应该承认，以上这段介绍还算翔实。但“现在仍为民居，住户均其直系子孙”这句话太绝对了。现在仍为民居是不错的。据说沈大人在江西巡抚任上，广招兵勇，大办团练，竭力清剿“长毛”乱匪，斩杀了洪秀全的儿子“天国幼王”洪贵福和干王洪仁玕、昭王黄文英，用农民起义军的鲜血染红了头上的红顶子，得朝廷赏加头品顶戴和世袭一等轻车都尉爵。因了他的这段血腥的罪恶历史，这幢宅院理所当然地不可能被辟作“纪念馆”什么的，只能永远是“居民”了。然而住户均其直系子孙则未必。譬如我就只是旁系的而不是直系的子孙。虽然我在沈家大院居住的日子不长，可我确确凿凿是这幢宅院的住户之一。这一点有福州市鼓楼区安泰街道公安派出所的户籍底册为证。记得当初我将户口迁入沈家大院时，派出所一位姓杨的白白胖胖的

女民警问我与沈家是什么关系。我说我是沈家孙子。女民警立即不白也不胖了用严厉的口吻追问我为什么不姓沈。我说我母亲姓沈我是她儿子不姓沈刚才我是按一般说法说我是沈家孙子真对不起我母亲已经去世我是沈家外孙现在我无依无靠孤苦零丁只好投奔外公外婆。女民警说你要说实话外孙和孙子不一样这不能含糊。我说我讲的全是实话我请组织上严格审查。我言辞恳切态度谦恭可能还因为我比较瘦，女民警动了恻隐之心她又白白胖胖起来，很快给我办了手续并且单独立了户。直至今今天，我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先在办公室打张折叠床然后在郊区农民家寄寓再后来分得一间七平方米临时宿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我的户籍仍落在沈家大院，这一切都有案可稽。



还是没有切入正题。

你为什么要搬出这幢宅院？

我想我应该在这里留一个悬念。好了，下面故事开始。

主要人物进入故事的过程

坦白地说，我无法在这里编一份详尽的沈氏家谱。我知道读者肯定也没有兴趣来欣赏一大串人名

和生卒年月的排列。况且小说要有主人公什么的，这样我就拣近一些的说，从我外公说起。

你如果假设自己出生在九十几年前，也就是说比我外公年长四五岁，你就比较容易进入本故事了。那是一个深秋的傍晚。和许多傍晚一样，这是孩子们在巷间之间追逐游戏的时间。而这一天，沈府的巷子附近却见不着孩子们如同往日的恣情嬉闹。因为此时他们和你都麇集在沈府的门前，小脸上挂着天真烂漫欢天喜地的笑，秩序井然地挨个从沈府管家手里分得一块红纸包着的酥糖和香糕。



这一年是公元 1900 年，按当时的年号历法，叫大清国光绪二十六年，也叫庚子年。这一年的这一天在沈氏家史上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偌大的沈府自午后起就出奇地静寂。管家、丫鬟、杂役、老妈子们上上下下异常忙乱，却都又小心翼翼踮着脚跟，活像一群无声无息游动的鱼。连操刀的厨子也竭力减轻厨刀与砧板的碰撞。他们表情一律，脸上都写着一种紧张的期待。

这幢百年大宅就在这样一种气氛中等待着第四代主子的降生。那个迟迟不肯露面的主子就是我外公。我外公仿佛知道自己天生就是主人胚子，因而大摆架子。直至酉时三刻，将尽的夕阳用最后的光晖抹红二进左厢房镂花窗棂的时候，我外公才迎着如血残阳，姗姗来到人间。衣裳被汗水濡得精湿的

接生婆顿时喜笑颜开，满脸皱纹像金丝菊绽放。她急急忙忙挪动奔向中堂，向踱着方步的一等轻车都尉老爷禀告道：“恭喜老太爷！贺喜老太爷！少奶奶生了个‘丈夫仔’！”沈老太爷欢颜大展，一挥手就赏给了接生婆纹银二十两。他的孙子我的外公的降生使他高兴得有些失态，一扫平日的庄重矜持，颤颤巍巍地指手划脚，大声嚷嚷：“快挂灯笼！快放炮仗！”老太爷空空洞洞的声音久久地在旷大的府内回荡，惊跑了女墙上赶来凑趣的几只喜鹊。

为了更形象地描述当时的景况，我寻访到了宫巷西端南后街当年一家茶庄的小少爷。这位乙未年出生的老寿星对我说，沈府第四代主子降生的消息惊动了三坊七巷乃至半个城，狂风暴雨般的鞭炮声延绵不绝，不知响了几多时辰，鞭炮的碎屑在巷子里铺成了一条斑斓的地毯。他说那天晚上沈府的朱门前挂上了五个硕大的红灯笼，光焰鲜艳如血，洒红了半条巷子。这位老态龙钟的寿星对童年往事的记忆惊人地清晰，口齿不清地喃喃说道，沈府的酥糖和香糕……真……好……吃……

我外公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出生对于沈氏家族远非仅仅具有添丁进口的一般意义。他当时还无法睁开眼睛，因而也就看不见那个多事之秋的一幅幅图景。他无忧无虑，遵循一般规律简单地啼哭几声之后，便本能地撮起嘴唇，寻找我外曾祖母散发着奶

香的乳头。然而，他不知道大户人家的太太照例是勿需亲自哺乳的，他此时已被置于一个扁脸奶妈的怀中。扁脸奶妈半个时辰前才被一乘暖轿匆匆抬进沈府，也许是因为过分紧张抑或过分兴奋，泌奶功能发生突发性障碍，她那对丰硕的乳房任凭百般搓揉，此刻就是挤不出一滴乳汁。扁脸奶妈心急如焚只好把我外公暂搁一旁，以便专心对付自己不争气的乳房。这时，我外公与生俱来的暴戾脾性作了来到人世的第一次大暴露，他哭得声嘶力竭锲而不舍，完全不像一个刚刚降生的婴儿。喜气洋洋的沈府上下人等倏然听到了一阵阵类似猫头鹰夜啼的声音，却不知这声音从何而来。他们四肢发凉，心中萦绕着莫名其妙的恐惧。总之，他们都隐隐地感到了一丝不祥。

多少年后，这件事的后果才始料不及地显示出来，你根本想不到这应该归咎于那个该死的扁脸奶妈。总之，这件事为我外公往后的历史种下了祸根，也为我后面要叙述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这一夜，我外公的祖父为择我外公的名字大费踌躇。他在供着他父亲沈葆楨绣像的龛案前久久默立，目光落在“先父太子太保沈文肃公之灵位”的神牌上。两位年轻俊秀的贴身侍仆垂手立于香堂门外，他们屏声屏息，十分困惑。老太爷何以在这喜庆的日子里面容严峻心事重重？

我竭力去体会老太爷斯时斯地的心境。我看见庚子年的一些故事清晰地浮现出来，起伏着，跌荡着，渐渐化作沈老太爷清瘦身影后的朦胧背景。我看见龕案前香烟缭绕，沈老太爷的思绪也如缕缕青烟袅袅飞升……

我前面说过这一年是光绪二十六年。这一年比较麻烦，朝野上下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先是各地教民之案迭起，直隶、山东拳匪作乱，继而大沽口炮台陷于洋人之手，后来瓦德西这个老混蛋干脆率八国联军兵犯京师，逼得两宫太后和皇上只得降尊纡贵，于七月二十一日离京移驾西安，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道光、咸丰、同治、光绪……饱受大清朝数代雨露恩泽的沈氏家庭，怎能不惶然不心惊！沈老太爷忧国忧民，每日必拈香朝北跪拜，祷祝行在中的两宫暨皇上逢凶化吉早度劫难早日回銮。他甚至萌发过疏财荡产网罗壮丁，组织一支民军北上勤王的念头，终无奈人老朽力微薄，这念头只得胎死腹中。

我看见泪水悄然无声地浸润着沈老太爷脸上阡陌沟壑。我听见书房里大英帝国制造的自鸣钟响亮地敲了一下。最黑暗的丑时已到，沈老太爷仍如泥塑般地呆立着，他的灵魂已飞离躯壳，沿着祖宗的脚印，倘佯于他们的丰功伟绩之中。

想当年，他的外公林则徐林文忠公是何等英



豪！他的父亲沈葆楨沈文肃公又是何等威风！众所周知，不说也罢！就说沈氏女流之辈，也堪称人中豪杰，巾帼丈夫。那一年，长毛作乱，他的父亲沈葆楨沈大人时在江西吉南赣宁兵备道任上。这日，沈大人因公出巡，乱匪得悉，趁隙攻城。十万火急中，他的母亲沈林氏镇定自若，一面号令将士森严壁垒，顽强御敌；一面差遣兵勇暗潜出城，速调救兵援军。翌日，守军援军内外夹击，终将攻城乱匪击得稀里哗啦……

多少事，从来急。老太爷神游毕，庄严地咳嗽了几声，他口中念念有词，喃喃默祷，恭请祖宗英灵庇佑，让沈氏子嗣再树栋梁之材，以效朝廷，以报天恩！

我外公的辈分字号为“觐”康，这个字在现代汉语中已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沈氏辈分字号究竟为谁拟定，现已无考。但是，用这个专用于晋见君王天子的“觐”作为辈分字号，确可谓苦心孤诣。现在，沈老太爷将一把写着若干候选名字的纸团捧在掌中，双手合十，然后往香案上一撒，再信手取出一个，良久良久，方才战战兢兢展开。我看见展开的纸片上赫然写着应该大吉大利工工整整的楷体大字——

康

从此，我外公便以他正式的姓名“沈觐康”走

进了沈氏家族的历史，也走进了我后面要说的故事。

关于我父母的一段插叙以及 我认识我外公的经过

请你和我一道去认识我外公。但我们必须回到1975年。因为那以前，我从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见过我外公。

1975年，沈家历史大事记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外公作为国民党战犯被特赦回家。我父亲从报上得知这个消息，连夜为我打点行装，让我去见我从未见过的外公。我父亲那时四十几岁，可头发已经花白。那天夜里，他在煤油灯下把一块靛蓝色的土布翻来覆去折腾，又剪又裁，用十分拙劣的手工为我缝制新衣。他一边拿着布片在我身上比试，一边说你告诉外公我们生活得很好，他要是问起你妈你就说她出远门去了。今天，当我重新回想父亲当年对我说这话时的时候，他那花白头发与昏黄灯光互为映衬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我深深感到父亲不愧是个好党员好干部而且还是个编故事的好手。他这是第二次让我母亲“出远门去了”。他第一次让我母亲“出远门去了”是在1949年夏天。我想我应该在这里说一说这件事。

